

星期文库

“走在皖南山水间”之二

太平湖,别来无恙

张景云

真没想到,再次站在九华山脚下的太平湖岸边,距离我上一次来这里,已经过去了三十多年。走近湖边时,我忍不住在心里轻声问:太平湖,别来无恙?让我惊讶的是,过去这么多年了,她依然是我梦中的样子:远山如黛,湖水清澈,含情脉脉,像位羞涩的少女。只是站在湖边的人,早已不再是当年意气风发的青年,而是头发稀疏、两鬓染霜的古稀之人。

我蹲下身来,轻轻捧起湖水,想洗去这一路的疲惫,也想洗去这半生的仆仆征尘。望着眼前似曾相识的一切,我忽然懂得了什么叫“弹指一挥间”。仿佛一切都不曾改变,我闭上眼睛深深吸了一口气,这是太平湖独有的湿润清甜的气息,连空气里裹着的水草鲜气,都和当年一模一样。可当我静下心来仔细观察才发现,岸边曾经的沙滩,变成了蜿蜒的栈道;曾经低矮破旧的平房,被拔地而起的星级宾馆取代;而当年种在湖边的一棵棵小树,早已亭亭如盖,长成茂密的森林。我在岸边缓缓走着,想寻找当年留在湖边的脚印……

遥想三十多年前,我们一行十几人,从黄山下来去往九华山的途中,路过太平湖,在这里乘坐渡轮前往湖的北岸。那时太平湖周边的旅游业还未兴起,人烟稀少,四下里静悄悄的。太平湖像一块温润的绿宝石,镶嵌在群山之间,活脱脱一位“养在深闺人未识”的佳人。一直生活在北方的我,从未见过如此清秀水灵的景色。那片平静的湖水,在我心底轻轻漾开,荡起层层涟漪。后来的日子里我又去过很多地方,见过数不清的山川湖泊,却很难再在心里掀起像样的波澜。

来到湖边码头登船,我坐在靠窗的位置。被船头劈开的湖水,向着两边翻卷着浪花。风从湖面吹来,带着早春的凉意,从我的脸上掠过,竟和三十多年前一样。那一刻,我忽然觉得,时间没有流逝,只是轻轻地睡着了。船行至湖中,两岸青山缓缓后退,像一幅长长的山水画卷,山峦叠翠,近的浓绿,远的清淡,层层染到天边。太平湖毫无保留地把自己最美的一面,铺展在游人面前。这山、这水、这天边的云,都像在轻轻抚摸我漂泊了几十年的心。那一刻涌上心头的,不单单是久别重逢的激动,还有迟到了三十多年的歉意与失而复得的珍惜。

船掉头返航,远处的码头渐渐清晰起来,眼前的青山反倒慢慢模糊,像在轻轻挥手告别。有人说,故地重游,就是回来和过去的自己重逢。我又想起三十多年前的旧情景,望着这一湖清澈平静的水,那一刻,我好像真的看见了当年那个满是活力的年轻的自己。等踏上岸时,只觉得脚步都轻了许多……

又逢过中秋

陈定学

个端午节》里已经叙述过。

小爹(父亲的弟弟)和堂弟先后走失后,堂妹在娘家这边,便只剩了大哥、弟弟和我家这一门亲。娘(婶婶,小爹的妻子)跟着堂妹、堂妹夫一家过,住在南漳县城,与老家陈家湾相距二十多公里。大哥依旧守着陈家湾的老屋,逢年过节,屋顶上那缕炊烟,就是召唤我们的旗帜。

我这些年先是襄阳、又北京、再天津,一路越走越远;弟弟也常年在外面谋生,回一趟家都难。接堂妹的差事,自然便落到了大哥一人肩上。他倒也从没抱怨过,只说自己到底是兄弟里的老大,又一直守着老家,这家里的红白喜事、迎来送往,本就该他多担待些。

起初,大哥的“接”,是实打实地接。每逢节日头一天,天还没亮透,他就把院里的那辆摩托车推出来,擦亮反光镜,油门一拧,二十多公里的路,也就是半个多小时的工夫。到了县城,大哥对堂妹说:“接你们回家过节。”堂妹一定会留大哥吃饭的。可若赶上这天家里正忙,大哥便连饭也不肯吃,再顶着风一路颠回陈家湾。进了门,先和嫂子说明一路情况,等第二天堂妹、堂妹夫一家来家,才算把“团圆”两个字落到了实处。

可如今,时代到底是变了。节前大哥一个电话打过去,那头应一声,就

算完成了“接”的过程。第二天,堂妹一家自己就回来了,还常捎上几样县城的点心、月饼。大嫂做一桌子菜,两家人围坐吃饭、饮酒,在热闹的气氛中说些知心话,直到堂妹、堂妹夫一家带着如天上满月般的心情,回到县城。

如今中秋又将至,我在天津剥着皮皮虾,尝着梭子蟹,那满口的鲜甜里,却总缺了一样东西——缺的是两面焦香的糍粑。

十七年了,我从湖北到天津,跨过的是一段空间的距离;而大哥从摩托车到一通电话,度过的是一段时光的距离。可无论“逢”也好,“过”也罢,说到底,不过是千里万里,都想着要往一个方向赶——往家里赶,往亲人身旁赶。

月亮又圆了。天上的月亮是满的,地下的团圆,也总该是满的。如今,我也成了别人家的女婿,便也暗自盼着岳父岳母及内弟们能打来电话,像接堂妹那样来接我们。可我终究是失望了——爱人说,他们老家山东不兴这个。山东人自有一套团圆的方式:他们会下一锅饺子,等着我们提着月饼,主动回去,与他们团圆。

起初我有些失落,觉得山东人不如湖北人疼女儿。可细细想来,湖北的“接”,是娘家追着嫁出去的女儿,唯恐她受了冷落;山东的“等”,是岳家备好热腾腾的饺子,静候女婿上门——“追”一“候”,一外放一内敛,看似一冷一热,骨子里却是一样的牵挂。所谓团圆,本就不必拘泥于谁来“接”、谁去“迎”,只要天南地北的人都往一处赶,往一个叫“家”的地方赶,那便都是团圆了。

●雅舍谈艺
开笔
厚圃

古人有言:“功夫在诗外。”真正的绘画也在于绘画之外。

旧时雨天

许冬林

南方雨多。房子漏雨是大人们的忧愁,但也只限于大人。大人们在湿答答的空气里锁着眉头,可是,我们小孩子却是欢呼雀跃的。

雨天,我们快活地奔向路面低洼处,在那一碗深的水凼里踩水来玩。浑浊的水花四溅,溅得满身满脸。在外干活回来的母亲半怒半嬉笑着,奔到水凼边捉我们小孩子。

刮风下雨,是如此令人快活,大人们却不懂。我们垂头丧气地被大人拎回家,被按进大木盆里洗澡。

运气好的话,还能碰到房子漏雨,那就热闹了。雨水不一会儿就从屋瓦

的缝隙处落下来,此时家里的脸盆、脚盆、铝制小锅和大号的汤碗全摆出来了,桌子上、墙角处、房门边,大珠小珠落玉盘的声音满屋子响起。奶奶举着盆在接漏雨,我和弟弟总是抢着去帮奶奶干这美差。此时捧盆接水,总有一种丰收感,好像不是在接水,而是秋天打枣时节在树下接枣子。

雨不知什么时候来,有时候是半